



03059

前明忠義別傳卷六

李忠毅傳

公諱憲昇字仲達號次見

江陰人

萬曆丙辰選士授南康

府推官擢御史魏忠賢亂政公條列十六罪欲上會楊忠

烈公先發公遂抗疏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廠太監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曰為

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忠賢不能

自辯而明旨代為辯則中旨可聽其偽傳乎閣臣可聽其

援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一

聽其指揮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

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

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

隱憂滋大為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

騎虎之危即為忠賢計莫如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

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

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為劉健謝遷者恐亦不

能為李東陽尚書策校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是時魏廣

微以同姓父事忠賢勢張甚人莫敢指公疏摘抉之謂廣

微之父常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到今廣
微應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箝制言官庶上可對
聖明下可對士庶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矣廣微大恚
恨會初冬頌歷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廣
微益恨次骨而崔呈秀者奄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
忠憲公屬公具稿彈治呈秀夜微服謁公長跪求解公叱
去之遂與廣微比嗾黨曹欽程論公削籍歸己而輿高忠
憲等同被逮當世所謂後六君子者也公慷慨就道士民
環泣者以萬計攘臂奮呼競逐緹騎公搏顙丐免是時忠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二

憲已引義自裁或有以規公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
命陷吾親縲纆卽死不瞑目歸死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
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坐賊榜掠備至同事已斃杖下唯
黃公尊素尙存遇害前二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字呼
公曰仲達我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裂裳嚙血手
書訣父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人矣東向拜書別父母
蓋丙寅六月之三日也後三日足應炁出其屍骨肉糜爛
不知其死何狀也崇正初贈太僕寺卿謚忠毅封父鵬翀
如其官初公官南康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春糧釀黍

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膺慰勉曰行
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

外史氏曰嗚呼自古亡國之禍不一端未有不自用小人
戮君子始者也公嘗論天下有三患有吮臂之患有肘腋
之患有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
則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
容邪而伐真元則病醫熹宗狂易患先中於腹心視國醫
如仇讎倚毒藥爲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繆文貞傳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歷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御史劉廷元等爭議挺擊不合移疾歸熹宗初補原官歷左諭德當是時趙忠毅南星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流品辯別邪正公預其議朝右皆側目而楊忠烈漣與公爲金石交其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羣小疑稿出公公又與閣臣葉向高忤口語籍籍流聞大內禍遂不可解公之補諭德也忠賢殺光廟伴讀王安遂首輔劉一燝而向高適以舊輔召至公向高門生也素相得迎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四

而謂之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遂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過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遼撫王化貞者亦向高門生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進戰與經略熊廷弼議不合致廣甯陷並逮廷弼向高有所袒於化貞公爭之不能得則憤然曰果爾公非削國之相卽亡國之相矣向高旣氣結及忠烈劾忠賢九卿科道疏連上衆謂向高當乘此決勝趣向高爲助向高不應乃謂公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安得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公愕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

變於是密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慎勸帝保全始終聽歸私
第又懼奄之不察已而移之禍也則揚言此非我意門生
繆昌期迫我也璫於是啣之刺骨先是忠賢營墳於玉泉
山乞墓碑公贖曰叱曰吾生平恥爲諛辭肯順璫旨耶璫
痛恨旣欲有以中之至是矯旨削籍旋坐忠烈獄詞被逮
縣令岑之豹奄黨也遽前捉其手趣就道妻子不得訣別
公曰早知之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忠烈
也方忠烈之將劾璫也公語左忠毅光斗曰內無張永外
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幸乎蓋公之沉幾慮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五

變而欲敦復俟時其見固不盡與楊左合也及疏上匹馬
過從朝夕楊左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詈罵
旣被逮慷慨就道賦詩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吟聲
與銀鐙聲相應和緹騎味首鞞袴猙獍植立公與送者談
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亦
爲歡笑失聲其從容跌宕如此而公與高忠憲攀龍書謂
平日學問尙多欠缺翁丈有吃緊語爲某臨去策進者乎
其顛躓流離凜凜學問又如此先是顧文端憲成與忠憲
開講堂於東林公語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

殆將合矣然公雖未心許東林而嫉攻者滋甚盱衡扼腕
形於顏色雖就急徵尤切講學而高公亦終不能免矣至
京下鎮撫司獄許顯純詰以與楊公同謀公抗聲曰某爲
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謀草疏
情實死無悔也拷掠備至四月二十九日僅橐膳中出片
紙五月二日獄吏以死聞竟莫知何日也歛時十指墮落
捧掬納兩袖中蓋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琴焉崇正
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祭葬謚

文貞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六

外史氏曰嗚呼奄焰之熾也首輔葉向高以持祿之鄙懷
飾調停之謬說假包荒以長亂托中立以滋奸馴致火迫
岷岡禍侵剝膚群璫圍其邸第搜牢其親甥斥辱其婦女
無所顧忌而向高亦低首下心莫敢與抗僅僅移居郊外
乞歸骸骨而已夫中官圍閣臣第固有明二百餘年所絕
無者向高以三朝元老肘腋天子容頭顧身如此壞祖宗
之綱紀褻大臣之體貌喪士夫之志氣增彪虎之羽翼又
何怪璫之放手殺人屠盡清流也哉是則向高禍始教孫
遂致逆璫勢成騎虎曩非熹宗晏駕之早則明之天下固

已揖讓而移耳雖烈帝反正略觀清明然斷喪已極人心
既去天命旋傾公謂向高非削國之相實亡國之相豈不
深巾也哉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七



黃忠端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菴餘姚人萬歷丙辰進士授甯國司李擢山東道御史熹宗冲幼羣小蒙蔽官府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略曰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語其切至己而羣小相構禍果不可解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疏繼之曰忠賢諸不法狀既經暴露將皇上視爲習熟見聞更復何懼人言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且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當是時魏廣微附逆奄入相朝右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八

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公無錫高公出死力相楛柱羣小導奄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忠貞公燦死杖下公疏爭之牽臺省會東閣謂廷杖非祖制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奄人競前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一言至乙丑黨禍大作而公除名丙寅緹騎逮公下鎮撫司獄矣公志在弘濟艱難不欲倖直僨事其語總憲鄒公曰京師非講學地徐文貞己叢議於盛世矣鄒公不聽用是去語楊公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國事愈決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楊公不聽用是敗語魏公

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不可爲
矣魏公不聽卒用以敗公以考選入都時門戶分爭多以
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占人向背客問公以三案如何決擇
公曰光宗棄羣臣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往事恐
朝廷所急不在此客無以難也又曰上未登極之先移宮
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二者祇爭先後不分是非世
皆以爲持平之論云抵獄與周公順昌繆公昌期周公宗
建李公應昇講道不輟謂門人徐公石麒曰吾於此不減
黃霸之受尚書也忠賢命許顯純坐賊拷掠五日一比李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九

公應昇困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請代拷顯純詰之公曰
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臨害時賦詩一章而歿越五
日出獄肌膚漲爛頭面不可復識矣崇正改元贈太僕寺
卿謚忠端公入爲御史與楊左魏李諸公早夜相過語及
群小陰謀輒形之歎息賓退夫人姚進曰公等不能先事
綢繆涕泣何益公旣被逮夫人每夜祈死北辰之下願以
身代逆奄就誅賜章服三品教其子宗羲爲復社領袖南
國諸生顧杲等公許奄黨院大鉞宗羲名居第三大鉞後
柄用中旨逮治夫人喟然曰豈意章妻滂母萃吾一身山

陰劉公宗周常熟瞿公式耜皆目之曰女師咏蒲扇云世間物性初無定百鍊鋼成繞指柔何似萑蒲經織後能將九夏變三秋託物寓意深於痛哭矣

外史氏曰嗚呼君子小人之名其果無庸過分別否也程子謂青苗之禍由於激成諸君子之於閭黨意者不其然乎然公不願與諸君子同功而究不能不與諸君子同禍者徒以濟王事也楊魏拷死公爲位哭之夢楊公語曰大禍未解然則公與諸君子同禍殆天爲之特假手於諸小人耶此又天道之未可深言者也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十

周忠毅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江南吳江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浙之武康令調繁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熹宗之爲皇太孫也魏忠賢事之謹導之宴遊甚得歡心遂與乳媪客氏通比爲奸熹宗旣卽位益用人謂此壁鼠耳無能爲公曰不然虺己爲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元年四月京師大雨雹公因陳陰氣致沴爲臣侵君下陵上象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煥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魏忠賢衷懷叵測爲禍國家大可寒心璫恚甚將置之辟以閣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七

臣救得免御史方公震孺疏請斥逐客氏帝旣從之其而復召入給事中侯公震鳴力諫不聽公復爭之謂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顧使妖穢如客氏者煽處於側臣竊憂之夫客氏忠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頌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闈僅類民間卽謂階前片席地不足爲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然此輩一叨恩格輒冀踰涯昔漢楊震於靈帝初年力諫王聖之弄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論宋娥之專寵齊世祖於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咎

由保婦原其始事皆謂無傷惟陛下垂鑒毋尋覆轍疏入
詔奪俸忠賢與客氏益憾公不釋陰與私人戶科給事中
郭鞏欲借內察盡逐東林諸臣而竄公姓名其中公聞而
嘆曰網羅旣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並糾鞏大
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派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
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日欲并孫
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絕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
無敢爲陛下言者故鞏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旣有忠賢爲
之指搗有客氏爲之操縱有劉朝等爲之爪牙而外復有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鞏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瑞
聞憤且懼泣愬上欲自髡以激上怒禍叵測閣臣力持僅
奪俸或休公曰子之能己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容何傷獨
不爲堂上計乎公奮踴曰我之不避死患務強諫者非好
爲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
宮妾爲之橫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
矣請以死繼居有頃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
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爲名議旣定剋期降詔公駭曰中涓
典兵如虎傳翼昔魚朝恩童貫可爲殷鑒皇上奈何以刑

餘爲方叔以腐豎爲召虎乎卽力陳九害三不可狀且曰
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
馴藩鎮之禍宋童貫之煩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
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
人不報然其事竟寢尋奉差視光祿歲省金錢可數萬忤
大璫勿恤也癸亥按楚命下將戒塗會丁外艱歸丙寅聞
緹騎四出公曰久知此矣吾首擊闖不久當繼諸君子逮
卽不逮吾當伏闕爲楊左死爭之未幾卒逮公下詔獄拷
掠備毒肉節糜折大呼天地祖宗共擊賊夜半沙囊以死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時年四十有五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厥火
再出訊雨冰雹歿之日朝天宮災明年烈帝御極誅璫贈
公太僕寺卿子祭葬乙酉追諡忠毅

外史氏曰嗚呼古之王者大居正而謹始而皇天亦卽於
是致其丁甯告誠焉熹宗卽位之元年兩雹於正陽之月
陽消陰長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決於是矣小雅之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正月卽
今之四月繁霜卽無異兩雹也是時宗周無恙以褒姒淫
石讒譖而王惑之知其必滅故特譴告之此卽熹宗與客

魏類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古今一轍如是其可畏也而
彼昏不悟則雖以公之忠赤謹謹面命耳提若罔聞何蓋
至是天亦無意於明室矣踰一年而鳳凰集於大庾變災
爲瑞意若以憂爲戲者夫破胎毀卵麟鳳不入熹宗之時
委鬼茄花作奸宮府取子毀室岌岌乎殆鳳鳥胡爲乎來
哉物之反常者爲妖則是鳳凰也者雖謂之鴟鴞可也是
卽曩者雨雹意也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十四

公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趙忠毅公南星所取士也趙公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被逮遠謫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降揭揚縣典史旣歸與顧端文公憲成修復東林遺趾昌明正學顧公卒公專講席三十年由是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應和益廣而羣小嫉其厲己爭相標目遂譁然以東林爲質的而嚴逐之遠竄之誅戮之正人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五

君子不留孑遺而明亦遂以亡矣論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救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何言與不有東林乾坤崩塌久矣東林豈亡明者攻東林者亡之也自端文公救淮撫之疏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妖書獄起挺擊案興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迨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王之則盡攻東林者矣光宗晏駕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闔寺熊王之獄旣成揚左之禍遂烈

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一網盡矣方熹宗之初年頗起廢籍諸人公與趙玄相次柄用群小滋不悅會楊忠烈公漣疏擊魏忠賢而公亦首劾闖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翁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先是禮部尚書孫公愼行追論紅丸罪歸舊輔方從哲下廷臣會議公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難逃首惡之誅已而上疏劾之略曰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六

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誅鋤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尙書黃克纘論李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爲人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

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尙令居輦轂下耶疏入羣小
激怒帝謂訥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公弗爲動而持議者
益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公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逭誅爲君父種禍
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忍有荆軻聶政之人於飲食男女
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
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
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
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七

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
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
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
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
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
懼之間所繫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
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爲御史大夫申憲綱
舉臺規察守令風裁肅然當是時外廷攻闕急牽小依闕
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群小爲彌縫匡救之

計而亦莫能聽也爲御史甫逾月羣小假會推罷歸歸數月而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成趙公殺楊左諸公而公亦不免矣當魏忠節公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公操舟送之羣小亦怒公已而逮周忠介公順昌等公知禍必及肅衣冠謁龜山祠歸酌園中示在座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若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已聞緹騎將至入書齋書數行封固語子世儒曰以此付官旂遣世儒出寢戶閉頭之不聞聲排戶入一燈熒然奔池畔北向端坐水中死矣裳衣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文

戍削口鼻未嘗少沾泥滓也發所封紙則遺表云臣雖削奪舊屬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效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待來生呈秀等猶未釋矯詔逮世儒崇正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外史氏曰嗚呼道學之禍千古爲烈何必東林然相傾軋至於國旣覆亡而禍尤未已則東林爲極矣蓋自東林之名立天下遂標榜爲名高於是羣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應社幾社聞社澄社徵書社南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於復

社而總以東林爲幟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磨礱扶
正學斥異端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
誰也或廝養爨下而託名都講或捷足要津而寄籍聖賢
或斥逐竄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污或鄉賢
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夫俎豆逮其變也群宵
集矢造言謗傷鉤黨成而門戶判於是有齊黨楚黨浙黨
崐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作百官
圖作前鋒後勁榜因而有天鑿錄同志錄雷平錄蠅蚋錄
薙種錄點將錄蝗蝻錄而又有續點將續蠅蚋並並將而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九

盡歸東林於是薰蕕並器雅鄭同聲清流亦濁矣阮大鍼
名在東林周之夔注名復社大鍼露刃以殺東林之夔反
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連或投名受職
或暮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皆東林
之孽也公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
王安石滅盡嗟乎獨馮王也哉

周忠介傳

公諱順昌字景文號蓼州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讎奸
清節日惟市一蔬人稱爲冰條先生萬歷壬子癸丑聯捷
授杭州司理時福清葉向高爲相謂吾邑難治是宜借周
君卽改公福州以最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忤權
貴人意自引歸魏忠賢亂政故給事嘉善魏公大中被逮
過蘇公周旋累日奉酒炙約爲婚姻緹騎趣行語侵公公
張曰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而忠賢我
卽故吏部周順昌也語聞忠賢喚御史倪文煥劾公削籍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己而與周公起元俱被逮緹騎至吳舉家號慟公笑止之
曰知己久矣何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曰此龍樹菴
僧屬我書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題小雲棲三字
識年月畢囚服出門士民素德公爭爲公呼冤遮巡撫毛
一鷺諾責之比讀詔衆誼不復聞緹騎手銀鐺抵之地厲
聲曰魏公命誰稽者衆憤怒曰然則僞旨也當是時天大
雨萬屐齊擲棍槌瓦石雜上寇聲殷天怨氣全涌晝爲晦
立斃官旗數人餘皆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測中皆戰
栗乞命是日也有逮黃公尊素於浙者道胥門市人羣毆

之走焚其舟投橐裝於水官旗泗而免而江陰李公應昇亦以是日就逮常州西察院有髮垂肩男子十輩大呼殺魏忠賢校尉一賣蔗童子拉一肥尉舉蔗刀嚙其片肉擲街前狗啖之一鷺大驚流汗不能出一語諸司面如土足不能舉步次日一鷺飛章告變將屠其民而顏佩章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者前自承曰殺校尉獨吾屬爲之他皆無與周吏部賢者獨殺五人可也攘背髮上指競取銀鑰自繫就獄當此之時五人之名震天下而璫勢稍殺緹騎不復出矣公至京下詔獄坐賊拷掠無完膚極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五

罵忠賢鎮撫許顯純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起曰能復罵否唾血濺顯純面罵益厲顯純令獄卒私隕之擲屍夾道中巡卒割其股血瀆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觸石碎首罵不絕被重刑而死於是忠賢殺佩章等五人杖戍馬信等七人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正元年忠賢敗公長子茂蘭刺血上書白公寃詔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子特祠一鷺以忠賢黨被罪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章等騎而從直入坐中堂一鷺大怖遂死倪文煥亦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導公登座率妻孥叩頭乞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

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無何文煥伏誅

外史氏曰嗚呼自古無道之君蔑不受宦官之禍惟明則累葉不悛至於神宗以降民怨憤盈岌乎不可遏矣馬堂摧稅臨清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市民王朝佐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僅以身免高家至閩撲一諸生父衆擊之火其所建望江亭武昌民變圍稅使陳奉執委官六人投之江遼東兵變欲殺稅使高淮幾致亂雲南軍官變擊殺內臣楊榮蘇州民變擒織造孫隆黨毆死裂其屍至天啓遂有顏佩韋等事而推原禍本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則自永樂秀才罵內使皆充軍成化三學罵內使幾罹辟始嗚呼君暗臣奸瑞焰燎原至於庶人奮挺以維太阿之窮斯亦傾否之至變已而彼昏不知日醉益富莫可如何也周公旣逮蘇人互戒不用天啟制錢天下從而和之京師馳諭各省卒莫能奪蓋廢格天啓制錢無算也吁可畏哉

公諱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萬歷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晉郎中丁艱歸服闋知揚州萬忠貞公燦與公同年相知最密遺公書會講東林謂人生不聞至道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朝聞夕死學者素願足下咫尺梁溪可失此機會耶公得書卽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既還語其子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其事未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至將相亦管晏輩流耳烏能曳履登孔子之堂哉是時魏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重

忠賢亂政萬公旣以忤璫廷杖死楊左諸君子亦相繼填牢戶公感憤賦詩書於箆邑紳倪文煥偵得之喉忠賢矯旨逮問士民爲叩闥者數百人刑部侍郎沈公演力持之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詎宜以將無同之字蹟成莫須有之罪案讞上得旨復官方候補而叅將方體乾迎璫意誣劾公延道士方景陽詛咒厥臣景陽拷死景陽固未識公公亦未與景陽質遽送刑部薛貞者陝西韓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忠賢義子也適爲刑部尙書當此之時薛貞坐堂皇盛氣詰公曰咄鐸來若有日無珠耶有胸無心耶

朝廷信任上公如日中天若敢毀謗如是耶公曰固也鐸目無公等之珠胸無公等之心故不能開公等之口罪將奚逃貞仰天而笑環顧左右曰不分世間乃有如是絕無心肝人也因叱公曰汝欲誰恃誰將己富貴干預汝身命耶公亦笑應之曰一時之富貴有限千秋之清議難逃貞大怒答之數十遂當公罪斬西市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爲鬚眉丈夫笑乎貞曰世所謂鬚眉直仕路鬼門關耳誠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尊顯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子亦拙於算矣未幾忠賢敗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五

貞亦坐辟公之死也揚民間之爲罷市巷哭者七日夕立廟祀之官有疑獄禱於祠夜卽見夢如言州民無遁情公始祖剪官行人忤時宰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俱以文章節烈稱蓋忠貞世篤云同時有吳公懷賢字齊仲休甯人官中書舍人讀楊忠烈劾璫疏奮筆大書其尾云當如韓魏公處任守忠卽時安置璫知坐以楊左黨逮問吳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齊名死亦何恨拷掠不屈瘦死獄中崇正初公贈太僕寺卿吳公贈工部主事公有女淑英崇正末以忠勇節烈聞自有傳

外史氏曰嗚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至哉言乎千古禍亂相尋蔑不由斯者也昔者王莽將篡
漢也其時公卿大臣頌莽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
七十二人所謂禮義廉恥漸滅殆盡而漢祚遂移惜乎史
不詳書其人至今莫考其姓氏未嘗不以若而人遺誅青
史爲深恨也魏忠賢亂政羣天下之人相牽推戴者不可
勝數今姑撮其表表者固亦孔醜孔哀也已天啓六年浙
江巡撫潘汝楨桐城疏聞於朝於杭州西湖關壯繆岳忠武
雙廟之間爲忠賢建祠頌功此生祠所自始也遼薊總督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閻鳴泰

清苑

遂於所部建祠者七毀民房無慮數千萬餘宮

殿九楹黃瓦冕旒儀如帝制於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順

天巡撫劉詔

杞縣

巡按御史倪文煥

江都

梁夢環

廣州

建於西協

密雲了髻山又建之昌平太僕少卿何宗聖口建於房山

薊遼巡撫袁崇煥口建於甯遠宣大總督張璞

閩州

巡撫曹

爾正

興州

巡按劉宏光

臨邑

建於五台山又建於太和三山張璞

又建於宣大又建於鳳陽又建於建昌庶吉士李若琳

大興

建於上苑又建於蕃育上林監丞張永祚口薛世昌口建

於松江宣府巡撫秦士文

蒙陰

建於宣府王黼

魏縣

建於大同

宣大巡按張素養口建之宣府又建之大同工部郎中曾

國楨臨川建於蘆溝橋通政司經歷孫如洌口順天府尹李

春茂陽城建於宣武門武清侯李誠銘鄆縣建於崇文門保定

侯梁世勲口博平侯郭振明口建於安定門工部侍郎盧

太受口工部商人五軍都督府各衙門建於京師登萊巡

撫李嵩榮河巡按李精白穎川建於太山又建於德州又建於

甯海又建於蓬萊閣山東巡漕何可及口建之濟甯總督

遼餉戶部尙書黃運泰永城保定巡撫張鳳翼代州提督學政

李蕃日照巡按倪文煥口五城御史黃憲卿廬陵王大年壽張汪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五

若極旌德張樞平定智鋌河間張化愚口建於河間又建於天津

李蕃又建於河間張鳳翼又建於真定河南巡撫郭增光

大巡按鮑奇謨餘姚叅政周鏘江甯知縣季寓庸秦興建於開封

又建於江北大同巡撫張翼明口建於赤城總河侍郎李

從心南樂漕運侍郎郭尙友濰縣建於濟甯又建於淮安巡鹽

御史許其孝蕞城巡按宋楨謨口建於揚州湖廣巡撫姚宗

文慈谿鄖陽巡撫梁應澤口巡按溫臯謨東莞建於武昌又建

於承天又建於均州總督三邊史永安武定巡撫胡廷冕口

宋童蒙口巡按莊謙口王大中口建於太白山山西巡撫

牟志夔口巡按李燦然籍雲建於河東織造太監李實口建

於西湖蘇州巡撫毛一鷺籍安巡按王瑛籍蘄州建於虎邱巡鹽

御史龔口口令肥建於長蘆江西巡撫楊邦憲口建於南昌

知府頡鵬籍肥建於徽州武弁李之才口建於南京宗室則

楚王華奎口建於高觀山福州承奉建於洛陽而監生陸

萬齡口則請建於國學並祀孔子當此之時生祠徧天下

撰文刊石揚厲鋪張大都皆出詞臣之手而閣臣施鳳來

湖張瑞圖籍晉最知名焉祠莫不有旌額其在京師者曰崇

仁曰廣恩曰德芳曰茂勲上林苑曰存仁曰洽恩曰永恩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七

宣武門曰懋勲崇文門曰鴻勲安定門曰著愛蘆溝曰隆

恩天津曰感仁河間曰仰德通州曰懷德西協曰崇功蕃

育曰感恩真定曰旌勲宣府曰隆勲宣大曰德勲甯遠曰

懋勲延綏曰祝恩大同赤城曰崇功房山曰顯德太白山

曰懋彝五台山曰報功太和山曰昭德山西河東曰褒勲

濟甯曰表勲太山曰隆熹並岳甯海曰景仁蓬萊閣曰流

鴻建昌曰崇德武昌曰隆仁高觀山曰隆仁承天曰弘惠

均州曰戴德洛陽曰普德開封曰戴德江北曰瞻德揚州

曰瞻恩曰流恩虎邱曰普德鳳陽曰旌德松江曰德馨而

李蕃之建於河間者則曰九千歲天子親加賜額者杭州
曰普德淮安曰瞻德崇文門曰廣仁濟甯曰昭德河南曰
成德山西曰報功大同曰嘉德登萊曰報德房山曰顯德
陝西曰祝恩徽州曰崇德通州曰懷仁昌平曰崇仁曰彰
德密雲曰崇功林衡署曰永愛江西曰隆德嗟乎此時之
乾坤何等哉夫人臣上天子徽號至十餘字卽以爲侈天
子令郡國立廟卽以爲非禮若逆璫者宜何居焉南漢劉
鋹信任宦寺凡任其朝者咸令闔之一時臺閣大臣三公
三師莫不皆闔以觀熹宗之世豈不然乎祠莫不有釐讚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六

閻鳴泰之祝詞曰民心依歸卽天心向順李精白之祝詞
曰堯天魏蕩帝德難名黃憲卿之祝詞曰至聖至神中乾
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魏字山移下書懼壓
上公之首蓋天下從之嗟乎何所不至哉易曰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神宗之際
張居正當國有以天與人歸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授廢
立命題者其畱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疇庸之典者趨附
之徒公然諛之居正恬然安之曾不踰紀逆璫效尤抑又
甚焉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勢固如此嗟乎有明之神器爲

羣小諧媚之具也固已久矣誰生厲階於今爲烈君子是以惡夫始之者也烈帝御極痛懲璫亂謂廷臣曰魏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乃手列贊導擁戴頌美附詔條目並下建祠稱頌諸疏指示曰此紅本媚璫實錄也於是大學士韓爌季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上奏曰人臣首戒無將天討用章有罪祖制內官不許干預政事重交結近侍之律於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也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完

有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婦客氏窺覘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官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迫逐藩邸播棄忠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碎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側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愆愆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衰朝會忍此罪魁緹騎銀鐺大

典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嘖笑而効爪
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詠誦連
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
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聖諭所謂首開
諂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
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鑿鑿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
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
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
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經磔逐不盡厥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狗
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法用申惟是天懲旣罹
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牘尾列名
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劑
調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跋歷猷勞夙著此聖諭所謂事
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黜綬須當原其初
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牘姓名因明罰敕法之嚴
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詔逆案以七等
定罪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

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典太監李永貞
李朝欽劉芳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
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
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列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
侯李承祚都督同知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
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
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
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配贖爲民者閻
臣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尙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續曹汝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暉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
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尙書范
世濟張樸總督尙書黃運泰郭尙友李從心巡撫尙書李
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祠頌照不謹例革職閑任者黃立
極等四十四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
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頒示天下海宇廓清翁然頌
聖明焉然而遺種餘孽剗絕未盡乘間夤緣駸駸向用或
託爲攻璫者而實庇璫或陽爲附正者而實傾正於是爭
門戶翻逆案殿陛立黃臺省水火盜賊縱橫而不顧疆場

破碎而不問雖以烈帝聖明孤立於上用將而將叛用相而相欺用樞臣而樞臣乖戾用督撫而督撫訛駁嚴刑峻誅而愈玩推心置腹而愈離宵旰支撐至於十有七年萬不得已始以一死謝祖宗謝臣民而若曹之門牆如故富貴依於履霜之漸馴致堅冰區區烈帝之微陽殘照固不敵若曹之窮陰沍寒也則四維不張之明效大驗也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六

三

卷六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七

劉侍郎傳

附尹申

公諱之綸字元誠號與鷗宜賓人家世務農少從父兄力田間刈薪樵賣以讀書補諸生時方負薪入市聞報驚其薪始歸淡於榮名亦天性也然期許夔絕銘座右曰必爲聖人里中亦卽以劉聖人呼之崇正元年進士官庶吉士是時丁熹宗蘊毒之後中原禍亂已兆而邊陲屢警在廷諸臣狃承平餘習從容坐嘯以飲博爲放達書畫聲伎爲風雅莫適勤念兵事公與同官金公聲則獨留意究切而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一

造爲單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剝木爲西洋大小礮期以備疆場緩急之用僧申甫亦習車戰過從講求三人者相善也明年冬京師戒嚴上因金公薦公及甫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公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當是時天子念國事孔棘思不次用人收萬一效舉錯頗與廷議拂而甫以白衣驟用公新進躋卿貳咸於是側目滿桂者大同總兵宿將有威望大兵薄都城提萬騎入援戰沒甫全軍亦覆朝野氣奪公奮臂大呼曰此臣子效命之秋也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軍資

無一具公權宜貸之抵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公驟貴廷臣多抑之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畱公曰小人意思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奏軍機七上不報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孃孃山而營世龍等不赴約天大兵驅三萬騎望見山上軍縱擊之公發礮礮反裂營中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爲後圖公叱曰毋多言吾受國恩誓死封疆顧所請無一應而將帥又不用命如國事何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二

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殊死鬪矢石俱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流矢四集公度不可爲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歸報天子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語公與金公曰天變如此公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己而果驗衆於是默然公旣死天子嘉其忠從優卹贈兵部尚書廷臣斬之金公嚙出其顱前爲之棺斂贍其母以歸騰書當路厚卹其家而乞譚元春傳其事後公十五年金公亦抗節死尹公伸者字子

求亦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使解官歸
張獻忠破滁州執至成都嚙齒大罵遂被殺性直如絃有
觸必發所至與長吏忤以孤峭見擯與人交有始終分張
決別死生收卹婉篤周詳皆出人意表劉太僕時俊同年
契合坐通賊被逮獄急不知所爲尹公時家居抗疏明其
寃時俊得免慷慨持大義皆此類也

外史氏曰嗚呼朋友道喪未有不相背負者矣司馬子長
傳管晏而惓惓於知己豈得已哉韓退之謂平居酒食游
戲真若可信臨利害落陷阱則擠之又下石而有取於子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三

厚之以柳易播且謂子厚之歸葬賴裴行立功嗟乎世遂
無斯人乎而鄭重言之也棠棣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甚兄弟也每有良朋况也永嘆重朋友也

公諱彥方字爾英號華陽石門人萬歷癸卯舉人授江西
上高令公自以乙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逢迎
結納之術居數年無異聲旋以漕事註議謫江西按察司
經歷有門人秉銓政者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矣
不應崇正五年起補陝西平涼之隆德秦地自延綏寇亂
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賄免守士者率望
風解竄營救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
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亦橫行無所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四

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
兕隴州諸捷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
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急招流亡繕城郭勸
農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巡撫
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興山谷間不
得出行賂乞降奇瑜狃於諸捷輕賊不足平且冀大功之
速成也許而縱之賊遂四出浸尋及於平涼公聞報急募
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甯州閏八月二十
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其署大失望詫曰

窮如其好宮耶釋不殺先是公遣僕丸書求救於固原道陸公夢龍陸公公鄉舉同年字君啟會稽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張差獄起郎中胡士相頗有所左右將訊眾咸囁嚅陸公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供逆謀人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陸公拂然曰陸員外不敢匿誰敢匿獄乃具其剛直如此陸公得公書卽報公堅守旦日親率兵至劄爲賊所得賊卽分騎設覆於六盤山陸公率遊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至陷伏中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相抱泣陸公揮之曰何作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五

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殺數人與二將俱戰死賊返城遂害公公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事聞王珍懼罪賄中樞求脫反譖公城守謀疎及再覆核乃得公死狀贈公靜甯知州陸公太僕卿而逃將獨得不誅

外史氏曰嗚呼公之殉難而卹典未優論者頗以爲憾謂公不成進士不爲黨人受迂拙之累故至此夫進士爲黨人禍延君父公豈爲之哉公沒之後黨人之勢益橫京師之變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庭歸伏誅也而曰黨誣飛頭易面欺天罔

人無所不至而陳壽魏收之徒又從爲之辭刑賞既謬於前公論又不明於後此解豈屈軼所爲寒心奪氣也若公之大節凜然豈以卹典之有無輕重加損毫末也哉夫何

憾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六



人之所棄豈以誠與否爲哉然則東周外史亦非大計
而徒論其不問於世也然則東周外史亦非大計
人之所棄豈以誠與否爲哉然則東周外史亦非大計

公諱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父正諸生皆以直節著聞於時公奉祖父爲師卓然以名節經濟自任海內正人如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等聞而訪之相與訂死生交而去公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河南司署廣東司事遼左方用兵餉中絕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歷後始入內庫公於是言於戶部尙書李汝華曰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七

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解太倉則命旨艱如拔山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如于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請帝怒奪公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公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謝日中官闔扉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者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趣令補還公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言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也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爲公危公翁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緘口保身非吾

兒也翁少爲諸生以孝聞縣令宋繼登欲與相見翁方糞田投畚插而往縣令歎息爲人憫儻好奇能急人難至激于大義雖棄身家不恤一時人之慕義者咸歸焉稱爲鹿太公魏忠賢大興黨禍左公等先後逮詔獄拷死皆坐贓追比諸公子跟踉至無敢留者卒主太公家太公爲周旋橐餽釀金應比公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公父子不顧也先是周忠介嘗語人曰卽有緩急定與鹿太公父子足仗也是時神宗御極國家無事諸公義氣已見于幾先如此上怒奪汝華俸一月公降級調外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八

金花銀竟補還矣光宗立復原官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啟二年孫公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出督師公爲贊畫適銓司缺廷議屬公公辭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善繼卽一日在幕中主憂臣辱願同生死且已出門告天復回頭戀吏部諸君亦安所用之孫公曰太宰以銓郎待君子雖欲奪賢獨不憂太公七箸乎公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屬善繼從公于邊老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畜善繼顧忍以常人畜家君乎孫公改客謝之爲孫公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鄣間延見將卒相勞苦

拓地四百里復城堡數十孫公倚之若左右手而孫公嘗曰伯順在坐儼若嚴師助我不正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孫公被讒去公亦移病乞歸崇正元年起尙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承事未三載復請吉歸九年九月

大兵攻定興公時鄉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與里居知矢薛公一鶚共城守七日而城破公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刀索公衣公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太公聞之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然矣吾復何憾公死年六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九

十有二太公八十矣明年正月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衝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家守折南下之謀疏聞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節化麟天啓元年鄉舉第一人以哀勸死薛公字一當由貢生歷官蘭州知州亦與公同難云外史氏曰嗚呼聲氣者隕問之具而傾命之源也是以閭修之士深惡之明季諸人末路可鑒矣或謂公與周左諸公之訂交非與夫周左之交義氣而非聲氣聲氣者必敗者也義氣者不敝者也無他誠與僞也浮談日盛至性日

減者聲氣也砥礪彌嚴踐履彌篤者義氣也周忠介被逮時與公書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順受生死常事不亂胸懷茲非義氣與周鍾日辦小封酬應卒敗名節茲非聲氣與有志之士宜何從焉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阮公諱之鈿字實甫懷甯人貢生以薦舉爲穀城令崇正十一年賊之在豫楚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又改稱九家俱桀黠反覆所謂好則人而怒則獸不可以恩信結也總理熊文燦者貪庸而怯多易好大言不知兵其督兩廣也曾遣道將洪雲蒸等招撫粵寇劉香被執策不效矣適劉香自溺死得褒賞遂自詡爲奇功而於羣賊一意主撫閣臣楊嗣昌新得上眷懼討賊力持文燦議則益恃爲奧援刊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賊待以不死民有殺一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七

賊者輒償死是年正月左良玉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窮促請降良玉欲因其至執而誅之文燦固不可初獻忠隸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弘範時爲別將異其貌請釋之十人皆伏法而獻忠獨免會新敗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弘範在官軍中則以爲故人飾名姝美玉文幣以進願率所部自效弘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受其降獻忠遂入據穀城而不肯放兵潛勾諸賊爲犄角復思叛去謾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捍圍三郡鄖襄荆也文燦遽信之爲請銜開餉然調其兵輒不應良玉欲討之

文燦故露其意於獻忠而數數要良玉飲以羈之獻忠部
賊時出野外剽掠公執之以告不聽且曰官不給餉借餐
耳得餉當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遂掠乃闐闐稍拒恠則
露刃殺人一賊爲罵咸惴恐禍至無日矣而文燦不問也
穀城下有河當漢沔滙處獻忠立闕徵稅月權數千金軍
士於草間得義勇營關防文燦卽以給之獻忠益驕又檄
監軍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替者王又天諛獻
忠干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急公風以禍福曰公獨不
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鈿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七

公朝廷宣勝詔書待公以不死輓車奉餉絡繹在道有何
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銜之公度無可如何憂憤成
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
無愧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當斯時也文燦疏言臣兵
威震陷降者接踵賊可旦夕平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
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而獻忠反於穀城
篡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公聞變遽飲鴆未絕賊突入索
印公搖手不予賊怒揮刀刃之奪印去縱火燔官舍骸骨
爲燼是爲十二年五月六日也先是羅汝才諸家賊蹂躪

黃光隨僵屍千里左良玉大破之於雙溝斬二千餘級汝才懼請降文燦承制授遊擊將軍備征調汝才言不願爲官并無所事餉願爲民受田以耕率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獻忠據穀城與汝才遙爲聲援鄖撫戴東旻奏曰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卽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分居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若兩部俱動荆襄之禍未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并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鄖鄖之卒督臣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七

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于赤壁豈不快哉疏入不聽獻忠反穀城而汝才九營兵起應之房縣亦破矣

郝公諱景春字滿和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爲房縣令是時鄖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當此之時朝廷從嗣昌文燦言屈意安撫公獨主勦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一日廵房公擊之多所斬獲賊懼訴於文燦文燦切責公諭以

朝廷嚴旨公乃單騎至其營喋血盟汝才始解甲耕屯是爲崇正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穀城公度賊必犯房呼其子鳴鸞往覘汝才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善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香火盟乎口血未乾母從亂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動曰是賊叵測急歸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公遣間使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反無一兵應者最後以寸紙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旣而諸家賊大至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麾其衆四面環城攻之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急以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古

城讓我曹保無他公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是時張大經已降賊賊持其檄招公公大罵碎其檄且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積薪蘘蘘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傷足殺其所乘馬士氣益奮公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臥帳密計夜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眾者也與賊通開門逐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汝才使數十騎擁公至其營當此之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好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有一死耳舉手畫頸曰此豈甚

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懼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難也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分其惡曠賊說公不應賊欲曲活公令暫避公曰天下有避賊知縣乎殺同執者數人欲以懼公不爲動賊指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乃爾恭謹汝一知縣顧倔強乎公曰彼監軍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不從賊也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尊乃與賊伍我死必不恕汝引頸受刃鳴鸞伏丈屍且哭且罵曰死賊何不速殺我賊又刃之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陳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是爲五月二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五

十九日也先是穀城之變文燦密疏聞給事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給弄曰爲之請頒階開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迹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屏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哮闕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隙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濮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密奏至謂獻忠抄奪恣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大經請月餼之粟以厭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胆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擁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屠民城殺官吏而

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餽不經欺朦已甚臣不能爲理
臣解也帝於是奪文燦職令辦賊贖罪已而以楊嗣昌代
逮文燦斬西市

外史氏曰嗚呼賊勢旣成驕恣變詐未經大創烏可言撫
况於撫之者爲貪庸且怯之文燦乎文燦曰責賊寶賂旣
得所欲則爲之請官請餉應之惟恐不滿其意獻忠故爲
要求以逞其恣睢睢關旣反穀城留書於壁以告楚人白
己之叛總理臣使然文燦卽欲辭其罪不可得矣乃欲陷
人以自免乎方獻忠九營之在房也李自成以兵敗往依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六

獻忠欲殺之自成覺而逃去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鬪自
効貪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後獻忠亦兵敗
歸自成自成亦欲殺之汝才畱之擾漢東以分官軍之勢
凡此皆賊可滅之大機不獨金鎖關車箱峽也而廟算無
人闔外鮮寄此可盡曰天禍人國以有此孽不關人事之
得失乎谷應泰曰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
驕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銳
俱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
卽子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

孫文正傳

公諱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萬歷甲辰廷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遷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洗馬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二年拜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公初入閣卽上奏曰臣曰在閣辦事時有口傳中旨仰見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仰贊皇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久時移不無可慮且傳天語一字抑揚便關輕重臣愚不勝過計望皇上時賜面對容臣等將處分口傳事一一仰質則王言畫一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六

蒙蔽無自而生矣復奏曰憲臣高攀龍語及官闈心實忠愛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証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卽左右小心恭謹與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見不定爲人所借將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人伺而求中皇上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天下所共知皇上未必知知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爲奸細如假樞擊于風顛也有暗爲奸細如藏利刃于美麗是也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屢廢而無虞先帝亦

明知之而防範或疎故一嘗而輒殆伏望皇上謹慎身體
隄防隱伏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禩萬年之安未幾
逆奄竊柄與客氏濁亂禁中羣小交關取事禍亂日臻人
始服公之愛君深憂國遠而見機早也東事日急巡撫王
化貞與經略熊廷弼議戰守不合致敗以王在晉代之在
晉爲人粗疎無大略欲築重關于山海關外苟以堵敵以
待潰卒朝廷無敢難者公親往閱視與在晉力辨非計罷
之因極言在晉不足恃改在晉南兵部尙書經略缺入告
難其人遂自請行旣至關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爲一營十
前明忠義別傳

置甯遠覺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民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罷監陣之官更定儀注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戎服跪階下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仇之誼犒毛文龍于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而自以春防詣登萊商度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遼不許也公在關經營四年前後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入弓弩大砲軍五萬輕車千輛徧箱車千五百兩沙艘船六百馬駝牛騾五萬甲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三

胄器械弓矢火藥數百萬闢地四百里招回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屯田五千頃文武將士奮臂抵掌將興師大舉適奉詔巡視喜峯古北諸口因請便道入都賀萬壽面奏進兵機宜而魏廣微等深嫉之嗾其黨顧秉謙劾公無旨擅離信地比于王敦李懷光遂罷歸崇正二年大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舉朝洶駭乃推轂公詔起公原官督師公拜命于艱危之際夜半二十騎出東便門四日復遵永樂遷四城時上以流言置督臣袁崇煥于法島帥祖大壽懼并誅率所部東潰大壽潰卽關門益可虞公則

功世蔭子冠帶閒住而已十一年九月高陽被圍公部署子弟城守頃之城陷公坐北樓謂家人曰吾死此矣令以葦蓆蓋地望闕叩頭取弓絃縊死子鈗鎗鎬孫之沆之滂之濠之浩之濩兄子鍊鏘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力戰死蒼頭侯果得公屍于圈頭面貌如生鬚髮郁然舌微吐裸而臥田間野人夜窺之鱗甲怒生如虬龍攫拏莫敢逼視而去樞將引風雷交作天宇晦冥移時乃息事聞上震悼而忌者猶當國遂格其事僅復原官與祭葬後贈太傅諡文正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七

外史氏曰嗚呼夫以烈帝之英明而用公卒以不終君臣相得之難可勝歎哉方帝之詔起公也見于平臺溫語丁寧面諭調度京師賜勅授鉞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武公侯駙馬伯下至總兵皆以軍法從事于城心膂委任隆重公承命出漏下二十餘刻周闔都城四十里巡濠塹度險阻不辭勞瘁夫固以帝頃者之言剖心析肝相信欲以紓國家之急而振舉朝闕茸之氣也乃夜半忽出中旨趣往通州至勅書亦不暇俟初有成言旋忽悔遁孰牖其衷反覆倉皇亦至是歟然而四城之復告廟旌功則公才

遣飛騎追五百餘里傳詔青曲爲撫諭始歛兵待命公視師七閱月復諸邊堡四十有奇露布以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畿輔旣安而羣小居中用事噪而逐之公復罷歸公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屹如山立望而知爲偉人長德嘗授經易水雲中仗劍遊塞下徑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于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營壘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邊事其出關也由前屯甯遠抵松錦又由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徧閱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半谷經盤山入薊州條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三

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皆嘉納行之生平愛惜人才人咸樂爲用滿桂趙率教拔之于徧禪者也卒爲宿將王楹何可剛魯之甲拔之于敗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壽叛將當斬赦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而惜構于讒人不得竟其雄略已而復追論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公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衄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進兵使天下以禦敵爲戒也臣願陛下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之爲邊事慮也如此而帝亦卒莫之省也削甯錦叙

堪任既不同於畫餅而帝貺厥心又豈不契如魚水夫何
卒以人言罷去七八年間公竟不得一入國門見天子言
事僅於高陽城陷之日以一死畢大臣宰相之局不數年
而帝亦與社稷俱亡矣廉頗李牧自在禁中而不能用以
此歎知人之難也

前明忠義別傳

卷七

七

而皆在彼... 卒以人言罷去... 卷七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八

衛忠毅公傳

公諱景瑗字仲玉一字帶黃韓城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考最擢御史劾輔臣周延儒奸貪直聲大震出按畿南以外艱歸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兵餉公抗疏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邇者兵燹旁午旱蝗漸臻百姓病已棘矣柰何復加征以促之訖不能用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燦劾閣臣溫體仁得罪下獄公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怒降行人司正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一

屢遷至大理少卿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春李自成犯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公議調兵趨據雁門關而總兵姜瓖觀望不前及攻甯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數遣使告急檄瓖出兵瓖以非信地不應公憤曰國勢至此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千金出爲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甯武陷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公方督兵出戰而瓖已開關納款賊衆大至公被執命之跪公撫膝笑曰此膝不屈第二人也自成滋欲一官之則據地大哭猝起觸階石血被面淋漓絕而復甦自

成悚然曰忠臣也復使公母董勸之降母大呼曰吾今年八十餘當自爲計兒封疆大臣不可不死母出公語人曰吾所以不罵賊者全母也遂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遂自縊死賊感嘆移其家于別所戒勿犯後贈兵部尙書諡忠毅

外史氏曰嗚呼世嘗謂烈帝之朝有君無臣卽帝亦自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是大不然夫濬哲之君不進四凶復傲之至特任廉來陰晦則魍魎跳梁日皎則青燐失焰此自然之理亦感召之符也烈帝變易宰相凡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二

數十人其數十人中所謂賢者蓋亦無幾然大約非病免卽斥去無久位者惟溫體仁八年周延儒罷而復起此二人於諸相最好貪而帝恃心膂任之若夫命將則雜用群小專制衆正本兵以遙制而失事機闕外以監鎮而乖成算老謀讜論逆耳逆心卽補牘裂麻碎衣折檻而執拘抵牾絕無悔悟雖至宗社覆亡猶曰諸臣誤朕夫非所謂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乎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至如烈帝尙近之與

徐隨州傳

公諱世淳字中明浙江嘉興人萬歷戊午舉人由重慶推官知隨州是時賊勢縱橫奸樞憝相名角門戶不復以國事爲意督撫大吏假招撫爲名率責賊賂黃金蹠裹珠璣環寶無算京師諸權貴人無不受賊錢者賊以故鴟張豕突無顧忌往往大書所過郡邑壁條具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賕之多寡日月于其下以爲姍笑州縣小吏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一二賢且才者類多肘于上官細故興除有所奏報輒尼不行軍國重計益無敢擅便劣者旣不知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三

所以禦賊賢且才者又以無權而不能辦賊坐令城郭邱墟疆場破碎甘學濶之撫秦也聞人馬聲輒怖發城門以篋臂謹錄鑰牡不敢張目視賊常道立之撫豫也潛師唐泌間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賊至懼而顛左右掖之奔避民舍兩齒相擊欲死鄭二陽之撫安廬也賊至則盡取大砲置署門外以自衛出所著陰德書示民戒民勿捕傷禽鳥賊退始分兵入山名曰捕盜監軍盧九德賊急輒募僧誦佛號以祈免死熊文燦之爲豫督也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萌服者齎牲酒金

幣隨之苗胙土之撫卹也撤弓刀砲石藏諸庫恣賊出入
城市曰無令賊疑我楊嗣昌督師襄陽也下教郡邑誦華
嚴經謂可詛蝗已旱日與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賊徧
題其寢廬庖湍曰斬閣部來者賞銀三錢其爲賊弄如此
而嗣昌不知賊逼鳳泗且破桐皖給事中孫晉以告兵部
尙書張鳳翼鳳翼笑曰公江南人也何憂賊乎賊秦人不
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賊不犯江南決矣嗟乎君父
殷憂于上諸臣沓泄于下是卽豺狼安問狐狸乎左良玉
曰賊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飢政亂奸民無以爲生故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四

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
名曰買路故軍中縱賊者多闖外諸人咸受賊賄但良玉
左手受金錢右手卽斷賊頭耳且賊滅之亦無難也特今
日者內外異心功垂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
恐國家之禍終必由此也黃得功曰科臣奏得功擄殺部
將久之不能昭雪夫斥一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閒破十
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壞于此輩不可
爲矣嗟乎此明之所以亡也公除隨州日左良玉破張獻
忠于瑀瑤山虜其妻敖氏高氏置襄陽獄中襄陽守王承

曾者年少佻易見而悅之當是時賊黨潘獨鰲徐以顯等同繫獄承曾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鰲等得以脫桎梏獻忠遁至宜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夜叩襄陽城守者合符信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火起襄王府端禮門亦火鰲等毀狴戶偕款氏高氏出執襄王殺之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荊縣汝甯以南商羅息信殘破幾盡躡德安窺陵寢攻應城應山并及於隨隨爲兵衝公將任戒其子肇森肇梁曰戒隳突襄鄧及隨隨殘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梁也行捍牧圉以佐守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五

森也居斥家財以益軍吾必死於此矣十三年十月蒞隨朝國人而誓戒之敵血于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拓羊馬牆抽壯勇庀砲石卹饑寒平賑羅民賴以安賊之圍隨也公間使三走郢告急楚撫宋一鶴發徧師來援巡道趙某抵章於地勒之守郢弗遣賊攻凡十三日公力繕城守寢食譙樓謂僚屬日身與公等枕戈待敵此樓爲死所矣賊隳北城入公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於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握印箱右手掣佩刀賊鉞刀交下陷胸穴股以死子肇梁拊屍哭罵亦被殺女姑申妾趙

氏王氏暨臧獲十八人皆死死後三日吳人石琳求其屍
歛之而趙氏與申姑相抱不可解遂并棺以歛是爲崇正
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先是崇正十年崐山王公燾字
濬仲以萬歷戊午舉人任隨州賊首八大王率眾攻城王
公身冒矢石且戰且守殺三百餘人相持二十餘日嗣以
守將先遁城陷死之尋州印印出王公足尺土下此與公
之埋印前後一轍也然則是隨再破而守再死也豈非廟
堂之過哉竊嘗迹烈帝時撫軍之被誅者凡一十有二人
薊鎮王應豸以剋餉死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宣府季養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冲以侵漁死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川撫王維章以不能
禦賊死山東顏繼祖及大同張翼明陳祖苞保定張其平
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並以失事死督臣
遼劑則袁崇煥鳳陽則楊一鵬鄖陽則熊文燦皆伏法棄
市輔臣之論死者則薛國觀周延儒而錢龍錫則以詔獄
遣戍閣部則楊嗣昌自殺其以冢宰遣戍者曰李曰先本
兵先後下請室痕死且棄市者曰王洽曰陳新甲而傅宗
龍則旣繫復釋卒以秦督責戰死誤受賊撫逮問遣戍者
爲三邊總督楊鶴陳奇瑜也以失陷鄖西諸縣逮者爲鄖

陽巡撫蔣允儀也以秦賊猖獗逮者爲山西巡撫練國事也未幾而河南巡撫玄默逮未幾而鄖陽宋祖舜陝撫甘學澗削籍未幾而總督劄遼保定丁魁楚逮問戍邊未幾而鄖陽苗昨土豫撫陳必謙罷未幾而逮湖撫余應桂削豫撫常道立籍免鄖撫戴東旻逮湖撫方孔炤罷鄖撫王鰲永礪山東巡撫王國寶逮鄖撫袁繼咸罷鳳督朱大典奪豫撫高名衡其他督撫經理總兵牙將數十百輩或被遣去或逮繫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嗚呼何其極也上之摻切者日益甚而下之戲渝者日益多國勢柰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七

何其不愈裂也夫人君大計無過論相相得其人而百事舉矣昔者神宗初年江陵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文武大吏下至縣令莫不嘗試齟齬而審其材一旦有故不難抽擢委任卽以事權一切毛舉鷲擊掣肘絆足之事都無所用以故所事往往奏績且夫烈帝之英斷視武宗之荒淫相去萬萬也張彝憲高起潛諸奄之專制視江彬谷大用之恣橫相去又萬萬也其時諸賊如趙風子劉六劉七齊彥名劉烈藍廷瑞等僭號稱王橫行畿甸河南山東江淮陝西固原臨洮鞏昌泰州諸省邑加以桶岡諸虜跳梁

置錘宸濠諸藩肆逆其勢未必遽下獻闖也然而政府中
樞推轂得人而卒就平定烈帝時命相最多權奸迭進温
體仁爲首輔遇事輒不敢可否上有所訪逮卽推謝曰
臣愚無知自審票擬勿欺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薛
國觀爲體仁黨引之入閣不熟掌故每調旨瞪目不能下
筆堂吏皆非笑之張鳳翼爲本兵得急奏輒頓首省戶下
不敢發一策也然而帝且以體仁鳳翼爲歸誠無私心焉
體仁專國八年患諸臣之逼己其才且賢者必害之以事
抑勿使前取癘篤謹愿無能之人布腹心引與同列苟以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八

充位塞爭而烈帝獨任之專且久也自是以後諸臣皆狼
鷲沉猜選懦齷齪益不足數矣予論明事至懷陵未造未
敢曰亡明者天也因次公傳而發憤書之

公諱鑾字玉也廬陵人故將家子力學爲文好精思苦詣
思極不得則以齒咬爪甲出血忘其痛夜讀書欲睡則以
杌藉書跪兩足讀然性豪爽好射箭走馬弄劍戟崇正王
申粵賊騷掠吉安鋒銳甚巡撫解公學龍命公兄璧督兵
勦之人情恆擾公請從兄擊賊親戚咸以危言止公公仰
天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書生敢愛死耶遂甲以從先
是公之始祖定遠侯祥從高帝起兵戰死祥孫業宣德間
從征劇賊死於浙之丁公崖業孫莊弘治間從征桃源洞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九

亦戰死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守白洋凹勦賊戰死
於泰和之石坑蓋王氏死國事屢世矣以故公誓殉賊而
不辭也當是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公怒
單騎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馬足
馬蹶公墮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斫公臂斷旁以鎗
刺其胸遂死時五月八日也年二十有六

外史氏曰嗚呼乳虎有食牛之氣其天性固殊乎丈夫之
敵王所懷亦猶是耳豈以年齡計哉唐渾瑊年十二出入
百萬健兒中立跳蕩之功魯汪錡十一執干戈而衛社稷

以公視之不居然老將哉然績有成有不成此非戰之罪
矣夫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殉國家難身屠裂而功名不
著於景鐘竹帛如公者固不及享城之勲而亦曾不及跨
之殤也斯何以躍壯士之馬而作之愾也乎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十



昔景鐘竹帛如公者固不及享城之勲而亦曾不及跨
之殤也斯何以躍壯士之馬而作之愾也乎
矣夫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殉國家難身屠裂而功名不
著於景鐘竹帛如公者固不及享城之勲而亦曾不及跨
之殤也斯何以躍壯士之馬而作之愾也乎

公諱漢號象石南豐人崇正丁丑進士授湖廣鍾祥令行
取將入覲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容謝擔遂以
護陵保土自請於撫按免覲賊至破關墮公奮曰此鍾令
效死日也入署莫辭先主出絹帨命衆媵曰男忠女烈各
宜自盡吾不能庇億萬生靈敢愛此數口并兩雛乎擐甲
登陴相持五晝夜賊犯祖陵公衝圍大呼曰鍾祥知縣在
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執之遣僞官說降以管仲劉基爲言
公應之曰夷吾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伯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溫痛乾坤之顛覆從龍淮右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
事不相同死卽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戒其眾日殺賢
令者死無赦居之吉祥寺戒諸僧曰令若死屠爾等僧護
守之公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以土畫壁書鍾祥縣令死
此寺取寺僧剃刀自刎賊歛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曰嗚呼
大白其無點乎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

外史氏曰嗚呼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
亡之非所責於事權旣謝之人也公當行取之日值寇氛
將迫之時急趨上道謝之而已耳不則移於別館避之而

非 蔡忠襄傳

附應時盛等

公諱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崐山人萬歷己未進士授杭州
司理課最當得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主
事又以忤魏忠賢謁告歸崇正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轉
嘉湖兵備道丁內艱服闋補并陘道進左叅政改甯前道
有松山城守功又以忤閣臣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
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值歲饑抗疏自劾忤上意坐
奪七級十五年巡撫山西十六年流賊李自成陷潼關秦
中瓦解三晉獨當二千五百里之長河汾州平陽所在震
動公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而自提羸卒三千往來
拒賊河上一敗之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
相拒四閱月累疏請餉請援兵不報會賊自榆林聲犯太
原宗友馳羽書趣公歸衛晉王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
以二千人分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遺書甯武
帥臣周遇吉日僕素悉將軍忠義鼠竄偷生將軍必不肯
爲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將
軍約第死守甯武以拒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
我二鎮躡其後或可牽制以殄畿輔援師大集此睢陽之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十三

烈也遇吉慨然許之賊旣偵兵離平陽布問諜言賊已渡
河平陽道將已下皆棄城走平陽陷賊遂渡河向太原宗
友以己實趣公歸懼得罪誣劾公不守平陽狀有旨解任
聽勛以郭景昌代之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皆逗
道不進公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兵公乃與布
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
康周署陽曲事長史范志泰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或謂
公已解任例可出境候代公慨然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
此時存亡呼吸奈何便我自營倖苟免吾死不忍爲公哭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十四

衆皆哭聲震原野當是時太原兵僅及千內無宿飽之儲
外無虵蟄子之援又臨危更易軍府事益難集士民皆
知心不可守徒以激於忠義奮願同死賊遣使持偽檄招
降公碎檄斬使竿其首堞樓上賊怒悉衆五十萬攻城公
先期於城外度要地埋礮以待賊至果營其上夜遣壯士
發礮殲賊數千人賊益怒肉薄仰攻三晝夜忽晝晦大風
拔樹屋瓦皆飛守者不能立城東南角樓礮裂火起風猛
火藥器齊發守者皆走公知勢不支先草遺疏懷之是至
授贊畫賈士璋曰吾死此矣君速歸報天子拔刀自剄爲

麾下所奪副將應時盛材官段可達請下城巷戰扶公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急擁公出西門公躍下馬厲聲曰出門一步非吾死所汝輩可自去眾復擁公上馬至水西門公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坐地時盛出城走其家殺妻子回顧不見公呼可達復斫賊入見公坐地上時盛下馬曰死則俱死耳公問三立祠何在三立祠者故建以祀山西先賢而公常講學其中者也步行至祠從者猶十餘人公顧可達馬尚在揮之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明日收吾屍也可達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七

泣拜上馬斫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繫東梁公北向叩頭曰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皇上乃就縊身輕不卽死時盛解鐵甲加公肩而氣絕時盛再拜公東向以弓絃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曳出將斬之下塔呼萬歲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謂呼己也曳還問曰旣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今上皇帝甯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執文炳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說剛中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旣墜復躍起丈餘賊

皆辟易有賊佩新刀拱辰目注之問何睨曰欲得此砍頭
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不屈死志泰不食
死時十七年二月八日也死者凡四十六人自成故憤公
甚購公屍殲而棄之海子可達陰求十日得之市棺斂公
與時盛葬南門外東岡竟如公命公死後賊從保德渡者
圍甯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吉死之

外史氏曰嗚呼公之竭智盡忠而屢困於羣小君子之欲
匡王國也豈不難哉公嘗疏奏烈帝謂天下人才原足供
一代之用天下財賦原足養天下之人中原赤子原樂爲

前明忠義別傳

卷八

六

良民不樂爲盜賊國家兵力原足消寇制邊只在得其人
得其道惟皇上一念轉旋間耳嗟乎豈不然夫而烈帝不
能從也公與周將軍相期以睢陽之烈夫固自分必死然
張許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
賊勢俾唐室危而復安死不徒也公與周將軍奚濟君子
之死王事也亦有幸不幸哉

卷八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九

附林國俊等

今日知州選全並派其人

公諱道憲號江門晉江人崇正丁丑進士授長沙推官張獻忠陷武昌巡撫王聚奎奔長沙公請遠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數日尋遁入湘潭公知事不可爲告其兄令歸曰親老矣兄善事之弟與此城共存亡耳長沙故吉邸封地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可柵守公力請之王自堞宮垣擊柝徼循不能有以應賊薄城公手注弩射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會總兵尹先民送欵賊庭賊遂陷賊令先民說公降公批其頰罵曰賊子亂臣恨不萬段汝賊怒擲刃堪公胸血濺賊首復以刃加公頸公揚眉舉足自若賊斷公足裂其眉截其兩手罵益厲鉤舌毀齒抉眼劓鼻寸磔以死年纔二十九先是公被執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侍左右不去賊逼公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去矣不至今日賊云若主不降卽若輩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旣殺公並殺九人內四人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於

是四人解衣裹骸葬之南郊乃自縊死方公之蒞長沙也
夢李芾來謁及殉難與李芾合祀之名其祠曰三忠李芾
者宋人知潭州卽長沙也元兵破城芾召帳下沈忠曰吾
分當死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乃縱火焚
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

外史氏曰嗚呼忠義性生非作而致也乃公與李公前後
若戾契卽帳下兒一一相肖何耶豈忠義之事亦有前定
耶抑精誠鬱勃神爲先告惟公乃入李公夢耶太史遷感
田橫之士五百從亡憾世無善書者莫能圖於公亦云悲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二

夫辭之士正其節女節男無節者其節圖於公衣冠法
峭巖岩峭壁耳目一新

劉敬存

公入李公妻卽太史靈

浩冠冕而謝不見一
世史乃曰知忠義封非前而後出必公與李公前
其氣靈氣通妻于節至火過大謝自縊
公當孤肅人衣不匹氣也盡嫌之而前送拜忠
昔宋人味驛四明更好也元兵如劫芾皆謝不許忠回
夢李芾來歸其骸與沈忠合葬公亦其歸曰三忠李芾
張西人謂太史靈圖之南嶽以自縊五式公之靈身也

自列孫尙書傳國矣十年久如規欽節南新知不近西向

公諱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身長七尺三寸魁塞沉毅多大略崇正九年巡撫陝西當此之時李自成縱橫西安混天星侵軼商洛過天星鳴張汧隴獨行狼蝥動漢南蝎子塊雄視河西其餘楚賊豫賊所在糜爛而闖王高迎祥者賊渠也最強廷議專圖迎祥卽餘賊不足平秦撫甘學濶駮不解事秦人諱於朝罷學濶以公代高迎祥之號爲強也其下各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兵十餘萬號百萬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三

午出將闕西安公所將兵僅三千人戰於盤屋之黑水谷是時秦中如赭民飢賊亦飢而天大雨如注瀾漫山谷賊野無所掠十餘萬衆半僵餓迎祥亦病臥石穴中公麾衆乘之遂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獻俘京師購於市李自成者米脂人素無賴亡命爲盜於迎祥爲甥舅自將七千人往從之立一隊曰闖將迎祥安塞人故馬賊闖於文馬著門表馬賊且特起也旣死自成在關中賊黨以其梟雄共推爲帥襲迎祥號獨雄諸部由是闖王李自成之名遂著聞矣十年公破賊於渭南豫賊不敢西向

又破賊於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闕涇陽三原以搖西安威
名大震十一年八月公與督臣洪承疇并兵逐賊大戰於
申宜者移日尋遇賊邠甯間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豫
賊馬進忠馬光裕驅宛洛之眾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關
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甚眾將士咸失色公按劍怒曰逆
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遂辭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狂
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恃其眾前鬪公麾士擊之賊拔營
退走當此之時豫撫移軍犄角理臣偕鄖楚二撫或督其
前或絕其後則取賊可以百全顧久之期不至而秦將士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四

亦度公始收其卒傳諭商雒宋陽藍草諸隘無令得入而
己十月承疇敗自成於陽平白水公度賊窮蹙且奔潼關
設三伏以待而於潼關原依邱阜蔽林木凡五十里立一
營令大將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奔入伏中亂相蹈籍
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賊窘甚棄刀與騎迸逸漢南
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公令用白梃遮險遇輒棒殺賊
遂盡委仗如邱陵自成妻子俱失從七人遁去竄伏崕函
山中不復出十一月京師戒嚴詔公與承疇入衛而總理
者非人自成喜出招其黨復大集嗚呼賊之難制也莫如

李自成其次惟張獻忠而其撲而復熾也則主計者之一
誤再誤遂至不可措手方賊在楚豫廣衍四潰撲之實難
若賊之困於車箱峽也四山巉立居民從其顛頽大石擊
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旣絕勢已逼於檻井而自春及
夏大雨連月賊弓脫馬斃進不得食退無所奔突環諸省
之兵蹙之賊之滅可待而督臣陳奇瑜受賊賂縱之去奔
出棧道卽與羣盜合入長平犯涇陽趨郿剽盩厔衝突飄
忽臨鞏平涼所在不支此旣一失矣是年六月自成謀再
入蜀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徽官兵分汎諸阨賊旣不能轉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五

而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而東惟南
遼西鄉突出漢中越江而北公儲左光先駐漢中乘賊奔
江斬千餘級追至升仙口嚴守朱陽關賊不得逸迨十月
公與諸將夾勦自成盡亡其眾又手將就戮而公與承疇
忽以入衛去總理者復主撫會張獻忠叛房穀自成遂入
楚而勢復猖此又一失矣張獻忠之入房竹山中也左良
玉追及之一箭中其眉一箭釘其指復刀劈其面倉皇逃
穀城以寶玉名珠賄總理熊文燦僞乞降良玉欲誘而執
殺之文燦力爲庇縱之去俾良玉垂成之功隳於一旦致

賊屠名城殺親王舉社稷而覆之此其誤可勝言乎公入
衛後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諸軍至南陽與李自成羅汝才
兵遇大戰於塚頭天雨車糧不繼採青柿爲食士卒凍飢
與戰則甚敗所謂柿園之役也由是聲名衰於曩時而頗
不當天子意矣坐軍事得譴忤中官意降旨切責以病請
益忤上意久之詔以欺罔下獄已而復以兵部尚書督師
秦中公自以前出關饋糧不至爲賊所乘招邊舅開屯田
三家出一甲首爲壯丁以五十金資之築樓櫓爲守望一
樓養兵一人選嚴明吏爲趨辦倣古偏箱武剛之制載以
前明忠義別傳

公至見道險命下馬搜伏賊遁歸龍門追至龍門而賊營已拔遂追賊於汝州賊又盡奔寶豐則追攻寶豐當斯時也客有說公者曰公不奉駐軍雒陽之旨乎自成之西也歸德復修舊城永城繕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雒陽故址餘二丈四門未隳公下令修築糾各寨鄉民匠役半月可畢土功河北流離之民間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糗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畧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述之鎮雍邱宗澤之復東京也公盍圖之公曰吾據關不出猶爲持重萬全今秦人棄親戚墳墓以從我柰何用版築阻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七

氣且賊不旋踵前送死致寇而不致於寇非計之得也遂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李自成以輕兵來援公分兵逆戰却之明日賊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公謂諸將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官陳可新等數千級遂進搗唐縣盡殺賊家口自成幾獲會天大雨六日轉道滄數尺糧車不至士馬俱飢或勸退舍就委輸公曰師已行卽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遂攻郝縣破之郝窮邑得羸馬數百頭噉割之立盡雨不止頓郝縣五日不

能進賊突騎復大至我師飢且困有流言公不得已分其軍爲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已與高傑從小路還師迎糧而陳永福閉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齊發且戒之曰汝按甲三日以待我勿動也前屯旣移後隊亦亂永福雖斬之不能止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我師返轡還戰賊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騎而死鬪將吏之怯者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新調發未習戰永福有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却也駭曰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八

師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軛塞道馬絀於肩及衝者不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步兵手白楮遮擊中者首與髀盡俱碎遂大敗賊空壁躡我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公取僂道過河入晉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軍步兵俱殲焉兵之脫者猶數千氣沮喪不復振矣高極曰三軍父母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爲戰公叱曰若賊已進關則西安糜沸秦人尙爲我用乎自成率大眾攻關白廣

恩猶苦戰高傑擁兵不顧賊從南山逸出其背爲夾攻力不敵關破傑奔延安廣恩奔固原其他諸將奔秦州奔漢中公收散卒圖還保渭南賊追及公與叅將喬元柱躍馬大呼揮刀衝賊營力不支而沒於陣時年五十一是爲十六年十月初七日也先是廷議催戰之檄屢下禮部侍郎邱瑜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剿帝不能從御史金公毓峒急爭之曰秦兵驕將跋扈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大司馬馮公元颺請以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九

督師孫傳庭堅壁潼關總鎮左良玉堅壁襄陽西則應蜀北則抗闖東顧鳳皖鳳皖之兵扼淮保定之兵扼河尅期會師戒勿浪戰俟賊飢困聯絡土寨漸蹙而取之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颺謂將士習懦益久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自遼難以來催戰覆轍可爲殷鑒一日爭質於上前曰皇上若必以戰遲速爲利鈍請先下臣獄俟一戰勝斬臣謝之耳上無以奪也而廷臣猶力請不已將以逗遛爲督師罪元颺手書與公戒勿輕鬪且示白高兩將不可任公撓於衆議趣出關中兩將先逃

師遂大潰後數日西安陷夫人張氏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自此左光先白廣恩陳永福皆降賊明年三月賊遂長驅犯闕帝竟以死殉焉

外史氏曰嗚呼明季之督師能辦賊者惟洪承疇其次爲盧公象昇次爲公承疇之烈旣已不終公與盧公又以廟算齟齬掣肘終致債績語云國家之敗由官邪蓋觀於烈帝之朝益信且師行糧從公每以糧乏坐困天又窘以陰雨殆有劫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耶然而吳公應箕之原將則曰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天下而儼然稱方鎮者有人矣曾何救於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卽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於疆場文以方略發蹤於帷幄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歷戊午以至於今廟堂之所擠掇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陞而文者以資轉其急也以資轉者投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陞者冀幸其用命則一

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重已卽自爲賊而兵又甚於賊其爲督撫者卽大半死於敵死於法不則旋罷去此無言功效足紀卽求一首領全者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來未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陣固亦有天性而不可強而今皆起於賂拘於資以死擠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中下卽挈四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於今世耳何也誠使遵凜於廟算之旣定而又不至肘掣於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羗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誕辭毋倖速效毋監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十一

軍容毋易將於臨敵毋以瑕隙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遽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起潛之分道而後死象昇於賈莊有張若麟之督戰而後失承疇於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獻不可復制勒孫傳庭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并單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捷報賞賚分卒畱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違器爽分一敗塗地卽宿號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憚敵自襄陽違

誤之後諸將遂不稟奉至朱仙鎮敗卒於不振而亂卒流
毒遂爲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鬱鬱未展其志氣而
其他未受一級之勲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詘遂至此哉
則亦所以御之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於世或亦
不幸而生於今之世也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三

汪中丞傳

附傳宗龍

公諱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出守青州崇正三年舉卓異第一六年擢山東登萊
道時萊城新破守禦空虛勢且殆公清苦自勵洩官以二
老僕自隨所屬供張輒叱去一夕僚屬贈遺悉收錄之然
莫曉其意已而盡出之橐中市馬募兵修濠墮治器械殘
郡復完其權奇如此居父喪服除起兵備河東十一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爲秦督者曰傅公宗龍公未
受勅聞李自成將叩關西入卽日率將士趙大亂等馳至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三

商雒與士卒露處設險堵擊而秦督傅公適至傅公欲搜
秦兵括秦餉掃境內以出而關中煌旱閭左調發殫盡未
能有以應也卽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隸出
上亦遣保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公送傅公焉
關曰公破賊喬年率所領爲後距相與涕泣行傅公年老
矣部曲皆滇黔人於西北非所習雖公固策其不效也已
而傅公敗沒關中大震卽以公代公仰天嘆曰傅公死討
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餒猛虎然不可不出以答中原
心遂誓師次邾縣初傅公旣與楊文岳遇則列兩營擊賊

傳營西南楊營東北己而北隊亂副將張某挾文岳馬上
馳去傅公慷慨謂諸將曰宗龍當死不能效他人走也賊
圍之十餘日外援絕糧盡殺馬久之馬亦盡乃開營突圍
遂大潰破執賊擁之趣誘開城傅公大呼曰此賊也身是
傅督帥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顧我墮賊計賊刀
斫傅公左右脇抉兩目削鼻死當是時賊勢鴟張悍帥不
用命餉絕兵虛人無固志公爲秦督而勅印未至乃卽舊
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三鎮爲進討計臘月
兵始乘方簡兵儲糧而兵部屢檄出關遂不得已督師赴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十四

河南時李自成圍左良玉於偃城公議搗其巢倍道兼進
直抵襄城襄城賊之老砦也初公之撫秦也檄米脂令邊
大綬發自成祖塋賊祖塋在萬山中傳爲仙人所定有鐵
燈檠醮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發視火光熒熒然
有蛇赤且角見日而飛口迎日吞咋者六七反而伏舉其
屍膚色如生毛被體而黃乃刃剗而燬之自成恨公次骨
聞公至襄城嚙指憤踊曰是發我祖塋者速圖之勿失卽
舍良玉逆公戰人龍等未陣先奔軍遂潰公仰天嘆曰此
吾死所也率標兵三千餘人入襄城拒守賊砲矢如雨圍

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俄大雨雪城崩公腋中
流矢率副將張一貴監紀孫兆祿等巷戰手殺數賊被創
引刀自刎弗殊賊執詣韓家庄嚼齒大罵賊割其耳鼻舌
副將李萬慶從死焉萬慶故賊將所謂射場天者也反正
而忠於王事尋詔祀襄城以視不能盡節者云公發自成
祖塋時自成卽於是日兵敗河南矢中其左目幾死後遁
入九宮山樵者舉耰鋤擊殺之

外史氏曰嗚呼兵機之不可中制也明季則權歸本兵往
往整甲未完卽飛檄趣戰傅公覆軍於前公旋敗沒於後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五

喪師失地遂令纖兒碎此金甌誰之咎哉李自成流毒中
原禍延宗社建牙大吏不能殲決渠兇以少紓臣民之憤
甚且借賊養重爲保富貴取金錢計而樵夫牧豎一奮其
挺賊已血肉狼籍飽狐狸而啖烏鳶雖賊惡貫盈亦鬼神
痛憤而假之手歟鄒綺紀其事謂自成病死羅公山若諱
言其非命而特予以考終嗚呼是獨何心哉

賀文忠傳

附徐學顏等

公諱逢聖字克繇號對揚江夏人萬歷三十一年舉於鄉
爲應城縣教諭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
歷中允國子監司業分試南畿楊忠烈公漣疏劾魏闖既
下獄死闖憾楚人甚斥逐無虛日獨以公清望優容之已
而知公不附遂借南京主試推未當矯旨削奪歸崇正改
元起原官陞南祭酒尋進少詹事丁父憂服闋歷陞禮部
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申救黃公道周與首
輔張至發議多忤遂請告歸十五年再召用又與同官蔡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卷九

去

國用不合復引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公已得
請矣復被召同入觀德殿是時國勢益以蹶內外諸臣皆
沓泄莫分主憂帝復剛愎自用舉措舛迕公所奏請率不
聽而同官又不相容旣入則伏殿大哭久之駕移中極殿
輔臣亦隨侍復大哭上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不絕聲陳
演前奏逢聖慘動天顏無人臣禮大不敬將致之法而帝
不罪亦不問也十六年張獻忠犯武昌門人大治尹如翁
心憂公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袈裟諷之逸去公曰
見危授命識之久矣當此之時武昌武備積弛募兵城守

而庫藏空屈楚王有積金百萬請王發金以贍軍王出高
帝分封時金裏交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所有公痛哭出
與叅將崔文榮遊擊朱士鼎長史徐學等顏倡議捐資募
兵衆欲撤江上兵嬰城守公與文榮等謂守城不如守江
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
也衆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公與文榮等壁
武勝門率軍拒賊多傷殺已而楚府兵爲賊內應開門迎
賊文榮躍馬抒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腋死學
顏左臂殊右手持刀不仆被支解士鼎賊斫其右手乃以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七

左手染血灑賊賊又斷之不死縛筆於臂作書招集舊卒
訓練如常久之乃死公衣冠北向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
也公曰我大臣不可苟活以巨舟載家屬出滋陽湖中流
鑿舟全家溺死公屍沉百七十日忽植立浮出膚色如生
始收葬焉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亦不屈死賊投楚王
於江入其府見金銀山積笑曰朱鬚子有財如許而不餉
士真庸兒也福王時贈公太保諡文忠同時有馮公雲路
者字漸卿黃岡人好學勵行年三十卽棄諸生從公講學
遂寓居武昌賊將渡江貽書公曰在內以甯湖爲止水在

外以漢江爲汨羅甯湖者馮公談經處也城旣陷乘桴入甯湖賊遣使來聘遙應曰我平生只讀忠孝書未嘗讀降賊書也遂投湖死從游諸生汪公延陞亦死焉同邑熊公甯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極書頗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著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馮公言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旁賊追至躍入荷池以死有諸生明公睿者亦江夏人城破賊獨不入其門明公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語家人速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及二女并諸婢以次投井

前明忠義別傳

卷九

六

明公笑曰吾今曠然無累矣從容榜諸門赴井死時人號爲明井

外史氏曰嗚呼公之痛哭殿廷也所謂不言之諫也然和土開能得之於北齊武帝而公不能以動烈皇豈果不聰歟抑有奪其魄者歟夫漢孝文之世天下號稱治安賈生尙痛哭流涕長太息不能己已况於崇正之季滿目盡燎原之火舉世無可寢之薪而大臣宰相猶坐嘯從容屈從之計不聞焦爛之事不預巢且焚如有笑無跳斯其所以爲狂國也夫不亡何待

卷九終

前明忠義別傳卷十

朱忠壯傳

附姚時中

公諱之馮字德止一字樂山號勉齋大興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忤魏忠賢謫理問遷行人司副刑部主事歷郎中陞浙江僉事山東叅政以憂歸服除補山西叅政崇正十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與大同俱逼近門庭牽連肘腋自邊患以來夙爲藩籬重地而當居庸之衝淮南子所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當是時賊起秦隴漸逼畿輔而法令久弛兵將皆不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習戰何謙巡撫居庸衛景瑗巡撫大同公撫宣府至則劾庸懦補虛伍摻練兵將屹爲嚴鎮甲申春賊破大同而宣府居庸遂相繼告陷先是烈帝懲宦官協鎮一柄兩操多僨事嚴禁之未幾而監軍四出宣府監視則內閣杜勳居庸監視則內閣杜之秩當是時兵部主事金公鉉抗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僨事乞專任撫臣而急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方大同之旣破也宣府人聞之則大震公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挿血誓死守而杜勳已

遣人納款賊將至蟒袍鳴騶郊迎三十里將士皆散走公
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無應者自起爇火或從後掣其
手公撫膺嘆曰人心離畔一至於此惟死爲厲鬼殲賊以
報國耳南向叩頭草遺表勸上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於
城樓賊棄屍濠中濠旁羣犬日食人屍獨公無損衛公景
瑗大同陷已抗節死賊至居庸杜之秩迎降何謙道公遺
表未達帝所而京師陷帝殉社稷金公鉉亦從死同時有
姚公時中者諸生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事者獨朱
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福王南渡贈公兵部尙書謚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二

忠節子長源諸生舉義兵敗逃於禪多義行別有傳

外史氏曰嗚呼烈帝御極之初剪逆閹撤內鎮舉天下事
悉付之大小臣工何其明也會不數年復假手宦豎監鎮
四出又何蔽也豈始起藩封智於旁觀繼履帝位眩於當
局歟良由用相不得其人故也自閣臣錢龍錫劉鴻訓等
相繼得罪帝已不能無疑於外廷而周延儒溫體仁輩又
貪婪竊位漫無可否則寢厭薄之矣一人大僚旣未必皆
賢又大端相傾相軋爭門戶分異同勢且甚於河北賊矣
而臺諫之負氣者沽直好名廷爭而折幾於先軫之唾鬻

權之兵龍本怒復披其鱗披其鱗遽責之雨雨不可得而
疾風震霆拔木偃禾之禍興矣於是臣主齎齎中外猜貳
浸尋反覆益親左右則雖毒藥猛獸誠知不可近亦且僥
倖嘗試以託其命相激使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
從來亦多故矣悲夫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三

公亦亦遂對天悲夫
對嘗始以請其命琳琳於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
來風震霆拔木偃禾之禍興矣於是臣主齎齎中外猜貳
浸尋反覆益親左右則雖毒藥猛獸誠知不可近亦且僥
倖嘗試以託其命相激使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
從來亦多故矣悲夫

公諱覺字知非歸安人萬歷丙午舉人崇正四年爲巢縣令以最遷蘇州海防同知命旣下將行矣適賊由光固向六安將及巢公聞警曰我一日在巢則城猶我城也敢不爲守計當此乏時公眷屬先已遣去則追還之曰吾舉家不同患民將解體天子專城其可棄乎且義不忍使吾家獨完是爲八年正月十八日也先是國家承平久民不習兵革官亦不爲備雖烈帝御極寇賊騷動然第在秦隴恃河爲塹亦略不措意至是賊鋒日逼巢以偏隅素無兵衛

前明忠義別傳

卷

四

城庫人寡壯勇第持白楮從事公詫曰鍛矛礪戈猶懼不濟是何爲者然挺撻秦楚正恃有公等忠義耳事迫矣姑分城而守趣繕兵仗謹偵諜燈火連城日夜傳殮不懈二十日賊分眾薄郡邑迤北一路賊騎克斥公嘆曰吾事不可爲矣內無鷹鷲之旅外無蚍蜉之援而賊迅來若此柰何然事旣至此惟有城存與存耳鼓勵士民誓以同死二十二日公方巡南城賊已自北城騰躍入遂與同巡諸公被執公罵不絕口不屈死子有芑諸生年十七以身蔽父肩背俱斷猶指揮殺賊賊刃破其首死夫人莫氏縊其愛

女自刎未殊仍投繯同死諸公別見廬州忠義傳閱八年
又有張公化樞死難事張公雲南人崇正十五年任湖廣
漢陽府節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爲張公以事謁淮撫
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爲殘創之餘守者非其人使
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發奸摘伏邑賴以安十一月
羣賊乘不意夜襲城擁公去公渡橋卽投水賊挽之不得
死擁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
我城切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爲徙
駐桐有言西門岡上野塚豎一曰木牌書無爲州正堂五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五

字此必張公無疑矣當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耳
外史氏曰嗚呼在官死事無幾人也况於秩旣遷家已遣
賊鋒尙遠委而去之誰得而訾乎而嚴公甯舉家與巢人
同患父子夫婦慷慨捐軀爲忠爲烈爲孝分其一已成一
代偉人殉國殉夫殉親合而三恰著三綱奇節又誰得而
及哉若張公者乃其儔歟然公之後嗣掄大魁列清華者
踵接且邀

恩綸祀名宦而張公無聞豈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與何
窮通顯晦之殊也

高中丞傳

公諱名衡字平仲號鷺磯沂州人崇正四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巡按河南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既陷洛陽移師攻汴梁時汴梁大蝗旱人相食賊百道攻城勢危急公請周王出庫金五十萬市米麥餉守陴者懸賞格勵將士擒一賊予百金斬一首金五十戰歿恤其家傷賞如殺賊之數士皆踴籍大呼擊賊凡七晝夜賊乃退帝聞之則大喜下詔褒王擢公巡撫河南公益創立社兵以總社李光壁等統之凡五總社計四千二百人兵自爲餉團練習藝無不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六

一當百公顧而喜曰此勁兵也人皆趨距之雄營成細柳之壘何憂賊哉十二月賊復至肉薄城下則強弩磚石火藥雜擊之賊披靡負版突城則縛柴加烘藥下燒之巨鑊熬油灌之賊糜爛死無算遂盡驅婦人赤身醜詆城上城上礮發皆倒洩則令僧人亦裸立向賊營醜詆之賊礮亦倒洩賊架數臺長十餘丈廣五丈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發大礮攻城則樹長木三如鼎足懸礮擊之臺上之賊悉死周王盡出庫金犒師公偕巡按御史任濬總兵陳永福率吏士力鬪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脇終不爲動矢射自成

中且手斃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擐甲四十晝夜鬚眉焦灼指血滲漉生截三千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乃克全明年三月賊以前攻城折士卒起長圍期必拔當此之時賊圍城數月帝詔將士來援而總兵許定國潰於覃懷兵部侍郎侯恂督援勦諸軍逗遛不進潰於河上督師丁啓睿畏賊鋒避許州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壁近境憚賊不戰自潰山東總兵劉澤清來援聞諸軍潰亦引去公獨支危城與士民誓死守是時被圍久城中米糧搜括略盡至食牛皮皮衣市肆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七

藥材水草水虫糞蛆膠泥新馬矢而人無異志會中秋賞月各營鼓吹聲與刁斗聲相應和旌旗鎧仗嚴整森立賊度城必不能拔遂決水灌城先是端王時發秘記讀之曰王室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感曰後二十年必驗今王立寇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堯準水形以測望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檣者尺有二寸是時賊圍城陷議鑿朱家口灌賊城偵知遂決馬家口灌城河流驟決聲轟如雷水沸鬱數十丈城盡沒人民枕籍死者累鉅萬公急護王乘舟達河北以免丁啓睿楊文岳次第逮問公亦罷歸

未幾北兵破沂州公夫婦抗節死

外史氏曰嗚呼流寇蔓延非盡不可制也秉鈞者專講門戶而置封疆司閩者復養寇氛以邀爵賞而事不可爲矣汴京之圍公竭其忠智率區區饑疲就盡之民外無援而猶死守期年之間三遭圍困而卒不可拔盡如公捍賊天下當未至驟裂也故迹公所爲雖張許睢陽之烈何以遠過而啓睿等環視不救復何異賀蘭進明乎坐令獍豸蚩尤跳岩赤縣而支祈肆虐河伯爲殃士女化爲沙虫廟社淪於陷井十王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昏墊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八

洪流堙沉息壤可不痛哉寇難作河流決秘記固已先言廢興成敗之故其果非人事歟否歟

鄧太僕傳

公諱藩錫字晉伯號雲中金壇人崇正甲戌進士初任龍巖知縣調浙江嵎縣陟南京兵部主事出知兗州府兗與豫賊接壤蹂躪無已時連歲大稜列肆剗人肉爲市守禦之具無一備公招諸戚友訣之曰寇事孔急使吾到郡一年修備三年修和若是者猶可以守不然滄海橫潰豈吾一手所能堰吾生平最賤夫瓜蒂歎鼻艾黃炙額死婦子手中者夫今乃得死所矣遂於數日內敕庀家事少子少女皆聘耦之攜一稚子一妾以行抵官四十日而北兵至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九

當是時騎數萬肉薄城下士皆饑疲不任城守魯王擁重貲不之恤公請於王曰臣有郡王有國同舟也城之不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寔人登陴遂多敗事夫財者人之命也我不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耶請出帑犒死士城猶可存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悔無及矣王不聽城遂破公被執命拜故翹其足卽先斷一足而支解之稚子妾亦投井死初公之成進士也夢蹕一脚負牆而立或曰一脚者一甲也君其得一甲乎公曰不然方今天下潰亂士值艱危嚼齒空齧握拳透爪固吾輩事焉能虧損廉恥

以保頑軀神其告我矣其自信如此云事聞贈太僕寺卿
外史氏曰嗚呼公與魯王之言有明成敗之鑑也烈帝卽
位之初卽以國用不足爲憂一時乘風旨者議裁驛議加
派議抽練錢法鈔法相繼並興於是郡邑以催科爲上考
庶司以搜括爲能事民怨沸騰海內崩解御史李明睿力
請發內帑濟危難而帝不應蓋明睿之言曰除上服御外
一毫俱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留之大內不過朽蠹先
時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費
其言至明切矣而帝惟以如洗爲辭卒之國亡內庫積金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銀無算此與以寶玉自焚何異至今百年田夫野老猶有
嘆英主之吝慳爲亡王之失德者豈不悲哉李自成攻汴
梁周王捐金紵難帝下詔褒美且以其意諭秦蜀諸王謂
盡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而已則背焉范曄謂
慮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若帝
則祖宗三百年之社稷繫於一身固剝牀以膚而非鄉隣
之鬪也亦何用回觀物之智爲返身之察乎然而明之元
氣自其前世固已索盡至烈帝時卽傾竭帑藏戶肉糜而
家乳哺亦不能留天命而固人心譬之病入膏肓雖司命

亦無如何而欲進以八珍少冀其無死不可得矣區區魯
藩又何怪焉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十一



劉忠毅傳

公諱熙祚字仲緝號劬思武進人天啓甲子舉人授興甯令崇正壬午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明年正月張獻忠大舉入寇荆承報陷撫道縣鎮或死或執公撫膺泣曰時勢至此尙可爲哉門庭旣失堂奧必危尙不能挈湖南一塊土還之朝廷唯死生以之泣誓文武嚴守江渚移檄沅鄖兩撫聯絡形勢以壯聲援二月巡岳復聞岷藩之變湖南一帶在在烽起公親調諸將分路堵截斬獲無算五月公按長沙八月獻忠陷岳州遂逼長沙公聞警投袂起曰吾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三

按臣也當急護宗藩是時親王聞邸於長沙者曰吉藩開邸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惠藩故邸荆州荆陷投吉藩亦在長沙兩王相對曰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柝徼巡而已公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走公急護惠吉二王走衡州而長沙陷道憲不屈死公至衡州賊尋破衡遂護惠吉桂三王入永州賊提銳卒躡其後公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所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

愛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已死守永賊至姦人內
應城遂陷公大呼疾戰力殆被縛檻送獻賊營大罵不屈
褫其衣懸竿首引滿弓攢矢擬之罵益甚既復下之地親
爲撫摩予以官則愈罵賊知終不可奪縛兩足繫馬尾而
馳口鼻耳目潰爛敗血模糊骨路支出已不能言猶嚙
血如罵狀死後贈左都御史謚忠毅

外史氏曰嗚呼有明以空名奉骨肉而實奪之權故處天
王伯叔之尊勢乃制於黔首高皇時諸王得巡行所部逆
燕變亂以還網漸密京師所置吏握其事禁私車將從輕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七

嫡出卽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而諸府護衛千二百
人以其半爲班軍番值給撫臣以下由使藩王無敢典兵
者崇正九年京師戒嚴唐王請提軍入援廷臣輒文致其
罪廢爲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帖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以
故盜迫郊保守空宮對僕隸一切戰守聽之將吏遂致託
體王家殞身賊手辛巳以來二三年間諸藩相繼陷亡豫
四王福先沒唐次之周次之崇次之楚四王襄先沒惠次
之荆次之楚次之洞庭南四王吉桂岷榮一時俱沒宗藩
旣覆社稷隨之所謂自全以藩衛天子竟何有乎又其甚

者建昌妖人爲同姓之恥秦晉二王有軼道之辱窮奇饜
餐棄親卽異而宗子維城之義又不足論矣公按臣也無
兵與將摧賊鋒護親王間關險阻獨障其衝百折不回卒
以慘死嗚呼此真所謂維藩之价人也與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以變表細和地異西隋歸帝本付人出換
只坦林縣神龜縣縣王間關險阻獨障其衝百折不回卒
餐棄親卽異而宗子維城之義又不足論矣公按臣也無
兵與將摧賊鋒護親王間關險阻獨障其衝百折不回卒
以慘死嗚呼此真所謂維藩之价人也與

何忠壯傳

公諱燮字仲理號溇江晉江人萬歷乙卯舉人崇正十五年知亳州亳爲鳳陽屬邑踞水陸之衝賊自澠池旣渡以後鳳陽數中賊而亳尤甚方賊之在秦也秦中鎮將守臣議蹙賊於險殲之可一鼓盡三邊總督楊鶴力主撫賊出險遂不可制登萊兵變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勝精甲渡河進勦本兵張鳳翼故晉人慮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由固始潰霍邱破潁州焚壽州燬鳳陽皇陵享殿高皇帝御書略盡分其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五

軍陷亳州已而又攻壽州復圍亳州是皆八九年間事向後不可勝數也八年正月賊陷潁州給事許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復疏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豫楚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隣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卽不敢輕犯鳳

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
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辭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
輔臣謂溫體仁王應熊是時撫臣楊一鵬應熊座主按臣
吳振纓體仁姻而樞臣則張鳳翼也疏入帝以苛求責之
毫旣屢被賦加以土寇交氛災荒洊臻民多遷徙僅有存
者率斬艾瘡痍之餘公至治歎曰古之商都今之湯沐凋
敝至此奈民社何則於是儲備賑饑修葺奮練所以營戰
守者其具甫數月而齊寇豫寇土寇沓至公與戰於盧家
廟擒賊首數十人招降其衆數千當是時李自成陷河南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六

鄰封震搖毫與聯境恃公以無恐未幾賊復迫城下雲梯
火砲震撼如雷民旣屢經殘創望風瓦解公獨支危城奮
身決戰矢盡力窮城陷被執賊甘言誘降公強力不屈罵
聲彌厲斷公兩足罵益疾割去耳鼻罵如故賊啗曰是好
烈漢遂亂磔死賊懸其首目眦猶閃閃動是爲十五年四
月十五日也十七年三月公子諸生知青詣關請卹曰臣
父以久殘之州城子遺之百姓苦心撫字竭力捍禦曰不
解帶夜不帖席則遭遇未有如父之苦者城守垂危氣不
少挫兵刃疊加罵不絕口則忠勇未有如父之烈者先斫

兩足次割耳鼻終受亂磔則受毒未有如父之慘者疏上
得請贈太僕寺少卿謚忠壯距烈帝凶問時無幾也公葬
亳之東關閩海寇燹歷久甫定而閩亳迢遙子孫無有過
者乾隆九年五世孫應龍始訪得其墓而加封焉蓋百有
餘年矣

外史氏曰嗚呼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由當事知
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張鳳翼之罪萬段不足蔽
厥辜顧卒聽其以大黃自利死可不謂逸罰也歟鳳陽爲
中都嚴重視京兆巡撫鎮監留守衛軍其力足以禦寇尙
前明忠義別傳

卷十

七

禍及陵寢况於殘破之毫孤孱之令其屠毒於虎狼又何
足怪乎夫事至天命已去固有忠信不足以爲甲冑禮義
不足以爲干櫓者矣志士仁人獨且奈何哉公之授命危
城也濁墨形魄旣已決棄不復顧懷則委蔓草而混沙礫
皆非公所恨然精氣光怪獨往往駭收豎而走狂徒百年
之後孫子猶得因緣

王事過其地問舊治之民而獲荒塚殘碑於鬼窟狐穴之
旁封而祭之守令亦肅將恐後嚴往烈而發幽光有非漫
然者矣

